七緣齋詩文合集

七錄齋詩文合集標目

論畧卷之一

春秋周平王遷論
周論
魯論
齊論
衛論
鼎卦說其一
鼎卦說其二

艮卦說
震卦說其一
震卦說其二
治盜賊議
備倭議
正風俗議
海防議
救荒議
江防議

東南水利議

屯田策

論畧卷之一

同里張　　　　　釆受先選
婁東張　　　　　溥西銘著門人　　支　益
金沙周　　　　　鍾介生閱　　　　鍾　升　較

春秋周平王通論

平王在位四十九年而始入春秋何也四十九年而王猶是也天下無復望矣故斷然以爲春秋之始也文武成康皆謂之王平王亦入春秋即稱天王不泰甚乎或曰孔子作春秋其時吳

楚皆僭稱王王者不能正上自繫于天王之不足加之以天諸侯猶不知恩況無天乎是故歸賵有貶義當去天春秋皋宰而存天王則以爲託始焉爾仲子之不得爲夫人也齊之人不知正也其生也不知正其沒也不知正則以爲固然而已矣天下皆以爲固然惟王亦曰仲子往矣兄弟賵奠禮胡可廢也雖然天下之不知惠公之非也猶賴王正之王不能正而反如賵爲則仲子誠夫人矣責隱者曰隱雖攝但未知讓

相否也自王朋仲子隱始思不敢立此甚辭也
仲子既薨隱公以喪告天子諸侯周始來賵隱
苟欲代桓則無貴喪桓母矣是故譏來賵者當
舍公而專責王王者不可顯責則斥名其宰建
邦六典太宰職也君不撫僕妾在禮有之咺胡
不聞焉抑使之者實甚是故君臣有同惡也雖
然宰咺之來猶王命也祭伯則胡爲乎外大夫
出奔皆書奔此不言奔爲王諱也寰內諸侯無
天子之命而外交當降書名此獨書字猶然以

王之卿大夫尊之也諱之也深則舉之也切尊之也至則譏之也亟召伯之出也四國望膏雨焉祭伯之出也其賤與介葛盧白狄等周之盛衰皆於卿士見之矣平王於是有二心之臣其誰與立雖然四十有九年之己未至庄十一年之辛酉周之事僅兩書焉而王崩矣高曰崩者梁山也厚曰崩者沙鹿也尊諱崩者天王也天王之崩如梁山沙鹿天下無不聞也天下無不聞而魯若不聞魯無天王矣

周論

言周享國之久者以爲歷王三十有七歷年八百六十有七終古一見也然東遷以後王業盡矣地不大於曹滕民不衆於邾莒爲之君者又多不可道者焉繻葛之戰祝聃射桓王中肩而春秋猶書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所以存君臣也惠王立而蔿國邊伯詹父子禽祝跪五大夫奉子穨以作亂蘇莊王始也襄王立而王子帶召伊洛之戎以焚王城雙又自惠王與惠

后始也至富辰之諫不行而隗氏之難遂作襄王出居於鄭大叔以狄后居於溫人倫之變益莫大焉雖其後能郤晉文之請隧要未足蓋河陽之羞也楚子問鼎而有王孫滿之對晉鞏朔獻齊捷而單襄公辭之待之降卿禮一等定王之令於諸侯可謂順矣然而札子之亂不能禦也簡王之世霸主不競而霸國之大夫遂聽斷王室之訟作春秋者不得已而哀天下之無伯不其傷哉靈王生有神聖而不及正乎王國狃

於時也太子晉賢而早夭則天之爲也景王旣崩子朝之難歲未有寧思王考王再弑其兄後至赧王而折入於秦固其宜也是以論者咎東遷之失而與以亡國之證謂平王之都雒猶魏惠遷大梁楚昭遷郢頃襄遷陳考烈遷壽春也且周之東徙鄭與有勞武公實死幽王之難而桓襄俱不能釋於鄭以致王師之辱晉雖强大王室賴之百數十年秦楚不得爲暴盟踐土城成周之事其著者也三家滅智氏而分晉威烈

不能討而命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不惟名器假人抑亦自去其蔽也是故以天子與東周不如其無天子也外東周而言西周則周之正位乎天下僅得三百五十有餘歲也然而君子謂之久遠者則以后稷之元德生民其子孫爲聖人者有以繫之也深於前之德者無所辭於後之弱是以穆王不可不念其終幽王不可不念其始成康益可知也已

魯論

予讀春秋自隱公至於定哀之際魯之非禮甚矣隱公者桓公之兄也公身爲攝主以待弟不行公子翬之謀而身受弒焉君子未嘗不哀其志也桓公會齊侯於濼而有彭生之禍莊公不明春秋絶屬之義而反會齊侯以狩謂之何哉子般子開繼受賊弒而季友始定僖公之位宣公之立也殺其適惡與視而後以有魯出姜之哭市人傷之襄公二十九年季孫宿取卞公還

自楚不敢入入而不敢問昭公不忍其臣之偪而公徒反北麓於乾侯哀公欲以越去三桓而身孫於衛若然則魯公即位之無正獨一定公哉且齊魯世為昏匹而文姜會乎齊侯哀姜淫於慶父穆姜通於叔孫僑如皆以敗亂男女之際君子又可得而盡言與然而非隱公之罪也罪有人焉魯之人不之知也周宣王是已夙自元公已來傳七世皆無事及武公入朝王愛其少子括立為世子樊穆仲諫焉王弗之聽後果

原缺

齊論

齊桓公五霸之賢者也身死之後五子爭立無詭立三月而受弒孝昭懿惠繼之然昭公弒孝公之子懿公又殺昭公之子而其臣邴歜閻職復以懿公之虐怨而弒之故五公子雖皆爲君而不成乎君自此以往其亂遂未絶也頃公懲馬陘之辱歸而修德救民可謂善補過矣然以婦人之笑而啟禍於强國之大夫非所以自正也莊公爲太子之時能抽劒斷鞅止靈公郵棠

之走而不能自戒於崔氏之變不亦悖乎景公愛嬖子荼以屬之國夏高張而卒召陳乞鮑牧之難陽生之立不正其始而其後國人亦遂弒之陳恒弒簡公諸侯不能討三傳而盡於田氏謀之不臧其誰始之夫議桓公之失者必罪管仲議景公之失者必罪晏嬰君子之受人責也固如是乎要之治家以及國其道蓋無二也桓公不道而諸兒出奔自桓視之所謂殷鑒者非歟管仲相三日而定政三月而論百官及其霸

圖之輿始於北杏伐宋爲鄄之會伐鄭爲幽之盟而後諸侯無二徐戎率服救鄭以威於南伐山戎以威於北魯定救邢封衛城杞而後江黃舒庸可至南征之師可出於是定世子則會首止率諸侯以聽於天子之宰則會葵丘其所以安内外舉王事者行之無乎不序而謂齊家之道仲未有以告之於公亦不敢信也春秋之善善樂終故於桓之用賢而諱其終身之惡豈於仲獨無所用其忠恕乎或者世傳太公報政之

速周公慮其後有簒弒之臣意當日之攬衣宵行因俗簡禮周禮固未之舉歟若然則聖人之作始猶有間也必不然矣

衞論

衞之封出於康叔其後世之得失事多見於衞風言詩者皆能道之然求以春秋之義所謂以臣弑君之事終衞之世未嘗屢告惟州吁弑桓公甯喜弑殤公其後國人弑莊公而已所謂莊公者卽靈公太子蒯聵也且州吁之亂石碏以大義滅親君子謂其在微能諫卽變知通宣公之太子伋以婦見誅弟壽載旌以先爭死相讓三子乘舟之所爲賦也成公與元咺之訟甯武

子同鍼莊爲理卒以武子之力出公於難然公武捉髮迎君而不免前驅之射元咺哀叔武不得其死而身爲之訟其志亦有足矜者繇是觀之衞於君臣父子之際猶未見其大失也文公滅邢而春秋書名學者以爲惡其背本祖而滅同姓然而楚丘之築營婁之師不可忘也若夫衞朔之入殺左右公子而逐黔牟則蒯聵之事或有近焉公子郢辭靈公之命而不立與子鮮之織絢邯鄲未嘗不可謂之同淸也故微自懿

公之亡不終折於大難亦有意也至言淇沬上宮之風罪自中冓要之碩人所咏送戴嬀而有燕燕之詩悼莊公而有日月終風之歎淑女之文安可忽歟定姜不忍孫林父甯殖之亂而義形於辭其意烈矣然夷姜之烝宣姜之淫自宣公一人爲之流於子孫而南子之行遂開門閫悲哉人倫之若是其重也

革之去故也象乎改歲鼎之取新也象乎元春

故革具四德而鼎則專言元亨葢以春秋重元

之義推之然後知創制之事不可以易也乾坤

以外卦辭元吉之占有四大有蠱升鼎是也若

元亨之外无餘辭大有與鼎而巳名之以重器

而繫之以王事夫豈過哉善乎王氏之言曰鼎

者成變而无制亂可待也法制應皆乃吉賢愚

有別尊卑有序乃亨先元吉而後亨明乎不元

不可以爲鼎也蘇氏謂大器非器大亨非亨取鼎之用而施之天下謂之大亨者此也故鼎言其象也以水巽火烹飪言其用也祭祀以天神爲大賓客以聖賢爲重尚質而烹焉從其禮之至者而大烹焉所以受鼎之道如是也雖然猶未言其本也耳目之有聰明也猶木與火之相取也其有所以善之者則巽也今天下耳目聰明之士不少矣而行之以意氣則焚灼之烈不能以和物安在其有濟哉故五進上行得尊位

矣得中應剛能用人矣要其進也必以柔所謂
舜之不廢不虐湯之克寛克仁殆猶是焉然而
聰明之體立於養聖賢之先聰明之文序於養
聖賢之後則知用人則憂事助巳若衆憂事助
巳者衆則天下之功可以不爲而成雖有聖王
不能獨聽不能獨明不甚然歟若夫目明外覩
耳聰内藏自巽入微日化成耳明歸於聰則黄
耳之説主鼎之人所以屬五也是故正始而取
新莫先於正位而定命其義於程傳見之矣鼎

之名正也至正然後成安重之象非特以其形
也理莫具焉大之而无爲守正小之而毋跛毋
倚莫非正也天命之所集也彖言上帝之享象
言天命之凝君子繇器以推道黄帝之鼎取於
三才大禹之鼎取於九州法象孰有大焉故可
制器取象亦可象器爲卦聖人之制器有不待
見卦而知象者此類然也然則以木巽火之巽
與耳目聰明之巽其巽有以異乎烹飪之功既
備聰明之用无窮胡氏曰鼎變生而熟化剛而

烝水火不同處而能使相爲用以養人則鼎固巽之爲也或以爲入火或以爲從火而要之皆其餘也或以爲牙體乾兌鍾金含水或以爲牛鼎一斛羊鼎五斗豕鼎三斗天子諸侯大夫士有黃金白金銅鐵之飾以明差等而要之皆其稱也

鼎卦說 二

初之爲鼎足也二三四之爲鼎腹也五鼎之爲耳上鼎之爲鉉也六爻皆鼎信也故楊氏曰承鼎在足實鼎在腹行鼎在耳舉鼎在鉉鼎至於舉而厥功成矣此葢論鼎之序也然初曰趾而四亦曰足上曰鉉而五亦曰鉉五曰耳而三亦曰耳初四之應五上之輔然矣三與五不相應而有同辭何歟程傳曰五有聰明之象三終上進之物三與五同功始變而終合君子以爲猶

應也夫鼎之決革除習而凝命於潔新之理可謂詳矣而於初爻猶利其出否者愼之至也且以爲不及其初顛而出其不善則已無及焉夫初之顛而出其不善其鼎猶未實也二則有實矣而常憂其所與之非人故九二之言我稱詩人之言卬兩言我者猶言自我主之他人不得而亂之也怨耦曰仇以之目初益深懼乎善之匹矣未也而又甚之以疾是信小人之不可卽也不必我不卽之而仇自不我卽則君子之遠

之者有先事之具焉雖然於二欲其實之也於三又欲其虛之也鼎不實不可以定趾耳不空不可以待鉉三有陽剛之德而失其虛中納受之義則有器无用亦如井之九三不爲人食而已故溢而爲四有折足之患亦所以惡其無餘也然而初之爲四累大矣大臣謀天子而大臣所用之人復以謀大臣如唐肅宗任房琯而琯任劉秩宋神宗任王安石而安石任呂惠卿亦進事之明鑒也故初之顛猶可正四之覆不可

復形渥之解程傳以爲赧汗而諸儒非之以爲徒言其恥不足以甚其愳也乃申甸師氏之剭誅以威之焉若曰左右王國三公之所以爲期信也如之何其失之也故欲全君臣之道必如五上而可也金鉉者上之道玉鉉者下之道論者謂事待人而後成言警心而後思不自私則公議集不恃尊則公論升謂之金鉉言貴切而不貴訐議貴盡而不貴爭迹貴明而不貴暴名貴與而不貴取謂之玉鉉而皆未盡也虛以待

鉉柔以納剛君之聖也剛以爲質柔以爲用臣之節也君於臣惟恐其有所畏難而直不盡故曰金臣於君雖致其直而恭不替故曰玉耳德以力鉉德以德力以金著德以玉成金猶畏火而玉不畏火蓋井鼎之卦用皆在五成功皆在上故學者尚之以爲公卿仁賢天王聖明之象未有過於鼎之五上者也雖然在下者責其實在上者責其用大烹以養聖賢非五之鼎其誰爲之二之有實三之雉膏皆望用於五者也初

則不得用於五而爲五之臣所用者也若四之
折足則君之所以處之者非其任矣聖人美五
而抑初有貴陽賤陰之意焉要其所以爲陽者
則難矣楊止菴曰六爻皆以行爲善以不行爲
不善鼎器本止止而後可以行夫所謂止者何
則凝命之說也中且正斯可以凝矣是故天下
之大器必以主五也

艮卦說

胡氏曰彖有一句言一事者萃也有數句言一事者震艮也則知言震艮之貴詳也先儒謂背爲北堂對庭言之身爲己對人言之遂援詩言樹背爲據而象之止所喻於辰居以爲天之北辰人之北堂皆不動之所要之不必然也人身皆可見惟背無見人身皆有欲惟背無欲言艮者莫切於此矣葢嘗卽背之說而近言之背非而面是人之所難莫難於背與面之一也背與

面不一即一人之身其爲身也多矣是以往焉而失即蹉焉而思其獲若背與面一焉我不背人而爲非人不背我而有所議則其人之光明可知矣其人而光明則其無失與獲可知矣天下不乏飭躬砥行之人而不疑於其面終不能無疑於其背亦止可謂之艮其面不可謂之艮其背人至於艮其背而始有其所故彖之解艮背也易名而言止若曰言背猶有象焉言止則更無背與非背之象矣唐虞以來帝王皆以安

止欽止敬止爲言而不知先見於易則艮止之義自伏羲始也是故艮其背不獲其身無我之盡也行其庭不見其人無物之盡也程傳曰萬物庶事莫不有所得所則安失所則悖聖人所以使天下順治非能爲物作則也止之各於其所而已此無我無物之本也是故於身而好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亦不獲之事而非其至也於人而不侮鰥寡不畏强禦亦不見之事而非其至也張子曰公此身於物以

天理而是之非之取之舍之不獲身見人矣是可謂至矣楊氏曰聖人欲使人面人所向耳目口鼻手足之所爲一如其背則得其道矣亦可謂至矣然聖人猶恐人之未明也則必指象以爲證故示之以上下敵應之象焉疏曰八純之卦皆六爻不應獨於此言之者謂卦既止而不交爻又峙而不應與止義協也蓋震相仍而動坎相援而出離相繼而明巽伏而相入兌見而相說獨艮各止所無外求之情即象取兼山

於兩雷兩風兩火兩水兩澤之往來恒辭曰由面面不通艮之道也亦猶是也其謂之敵應者何陰陽和則交謂之和應不和則不交謂之絕應陰應於陰陽應於陰上下雖應而不相和謂之敵應和應俗學也絕應禪學也不墮二見應而不留敵而不相與聖學也彖曰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象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者何易重時位時位即道也繇彖之言則知止無定時時一止也學之爲時中矣繇象之言則知止无定

位位一止也學之爲素位矣此中庸之道也而即光明之極也易之言光明者多艮象大畜之卦有艮之半焉猶謂之光輝況其全者乎是故人心之不明繇於學之不識動靜思亦所以達先明之路也伏羲畫圖先震次艮虞書愼動亦取諸此朱子所謂動時動省繇是道也恒辭所謂艮以思爲止來皆視心而滅之亦猶是道也然則艮止之義定性之書尊爲乾學時行時止皆繇乾元而發豈无故哉

震卦說

震之爲長子也不獨有其象葢亦有其義也故出則撫軍守則監國長子之將以傳重固也及彖之辭曰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於是解者謂君出巡狩征討長子留守宗廟社稷攝行禮事而張子遂以君在子出爲專文不複難言君父共國之事然而不可爲據也本義曰繼世而主祭則直以爲君也詩云曒天子出矣又云百神爾主矣斯之言出與主當猶是也若以

言天子則舜之嗣位而肆類于上帝也若以言諸侯則文王之小心事上帝受方國也說卦之言曰帝出乎震彼深居稱朕不聞聲者可謂出乎甚矣出之爲震王也震之亨有二道一則震則自亨也一則惟震故亨也蠅虎之爲物也周環顧慮不能自寧當震來之時而有虩虩之容不已甚乎迨覩於笑言啞啞而後知其无患也不有恐懼不生泰寧故一時之情若有先後焉履變之中不失法則焉夫雷霆驚人震驚已

驚遠懼邇豈徒遠邇之言乎夫亦所以自警也
然千里不同風百里不共雷繇文王作易之時
而察古者啟土之制震驚百里所及之遠亦可
知已震驚百里而匕鬯不失此誠敬之主所以
能臨大也君子聽洊雷之聲而悟治震之理則
知恐懼之與驚異矣修省之與恐懼又異矣驚
者其驟之所聞也恐懼者其內之所發也以恐
懼為言者聞雷而變之所同也以修省為言者
事天以誠之所獨也遇變而知恐變已而不修

則不如无恐矣故祭祀之有匕鬯也誠敬之所執也而實祭禮之始也棘匕之舉寡升牢以載鼎實秬酒之芬芳條鬯以通神明人君於祭之禮所自親者惟上牲體薦鬯酒而已其餘則不爲焉嗟乎人君之疾敬德也而常如其始祭自親之時則无異於堯舜之其咨大禹之克艱矣

震卦說二

爲說之多孰有甚於震之六爻者乎以槩言之震之大事在於初四初九下震靜體九四上震動體成卦之主未有過焉然初靜而有福四動而反泥其故何歟夫天用莫咸於雷地形莫高於山雷天之陽必反本於下山地之剛故成位乎上則知震之主陽以下爲本也孫淮海曰人心之動以初爲善至乎重震之交動而又動泥常不變在天地之氣爲過甚在人之心爲過常

此四不及初之故也然而非一故也震之爲道以威達德可試而不可遂試則養而无窮遂則玩而不終初九以虩虩之震而繼之以啞啞之笑明其不常用也不常用則二陰莫敢犯焉九四不能有爲而徒襲其餘威以加上六則已褻之情物不必其遻而避之矣故初能使二喪貝而四不能使五有所喪三於初行以避之則无眚而上於四征以避之則有凶明乎其相去之遠也且四爲洊雷合於彖辭其遂常象乎驚其

泥常象乎喪于遂見四應初之威於泥見門之不過乎威使遂而不泥震王之威上驚至尊非大臣之福也若四柔之受震於二剛分之不諒又曷恠焉故三之蘇蘇似乎啞啞而非也上之索索矍矍似乎虩虩而非也楊簡象六二避難之曲折以爲似太王之遷岐而興周而干寶直云紂拘文王閎夭之徒求盈箱之貝於江淮之浦以賂紂其後周得天下書有誕保文武受命七年之文於六二七日之說竊有類焉是不必

其象之皆合要以見所喻之多端也迎反覆其義以學問之道明之然後信震之六爻其理一也李宏甫曰學問之道下焉者不震不發上焉者不震不止一震之餘无不各有所喪各有所得各有所發各有所止非他卦之比也嗚呼論震之理无有踰於斯者矣故凡震之之艱難險阻二初嘗焉五備嘗焉五執七鬯以主祭二執貝以日用供事皆其所持之重者也五不喪匕鬯而二喪貝焉何則震初之心无有可名聖人

之所謂知能賢人之所謂善勞苟覩以爲有禦之於心猶之乎貨貝之累也不喪之盡不足以有爲也故二五爻辭之有億或訓爲安或訓爲度而皆非也億者多也萬萬之數也必如二之萬萬皆失而始有五之萬萬无一失聖人於五而始許之曰有事斷斷乎有事之非易也喪其所本无而後得其所固有喪其本无一震之力也至于有其固有則亦震之所不能震矣故喪其躋陵退有其地也震行有事進有其所也且

私意之爲累非獨如人之有貝亦猶日月之有
眚也蘇蘇焉則有眚行焉則无眚矣不然舍三
而言四泥而不行雖威動之雷遂爲柔滯之泥
矣舍五而言上徒震而無所事雖處震之終亦
索索矍矍焉而巳矣喻安性曰三以陰翳爲眚
上即以震雷爲眚二以貨殖爲貝上即以恐懼
爲眚病錫藥生陽不能開則无若法其鄰之爲
愈也鄰者何五也五者何大也震之大无喪如
五則威駭怠懈肅整惰慢之事成矣威駭怠懈

肅整惰慢之事成則可以无負於初矣故初之震來初自來也二之震來來初之來也五之震往來震初方往震四洊來初與四俱來而後事可圖也初之笑言啞啞初之笑言也上之婚媾有言合遠邇震驚之爻而皆言也像象曰不喪匕鬯宗社之福事神之則婚媾有言生靈之福長人之則不以爲禍而以爲福震成之效也雖然震動矣而必本於明重震之爻其明暗之介乎象之解九四曰未光而楊氏以爲光之一言

所以明道蓋不明不可以動也此論者所以又言初王乾之初畫四似屯之九五也

治賊盜議

元魏孝文以李崇為兗州刺史兗土舊多劫盜崇命村置一樓樓皆懸鼓盜發之處亂擊之旁村始聞者以一擊為節次二次三俄頃之間聲布百里皆發人守險要縣是盜發無不擒獲周世宗時竇儼上疏請令盜賊自相糾告以其所告資產之半賞之又新鄭鄉村團為義營各立將佐一戶為盜累其一村一戶被盜累其一將每有盜發則鳴鼓舉火丁壯雲集盜少民多無

能脫者嗚呼此即周士師八成之遺意也蓋今之火鋪更夫猶古之追胥今之鹿角之類猶古之設互以斷行令之木柝之屬猶古之設欜以傳更夜行有禁更漏分明大姦豪猾固無所逞於都國城市之閒而胠篋穴墉亦不見於閭里門巷之內其爲法固已密矣然而僅足以禦鄉邑之盜不足以止爲盜於天下者也天下之盜其人類魁奇偉翰殊材異能足以爲國家之用而使之放廢無聊不得已而出而爲亂開考前

代如黃巢之販私鹽張榮之爲盱能草書檄元
吳昊爲夏人用黃師宓王僎氏之謀徐伯祥引
交人入寇以此之林苟其正用之禦侮之具固
其素足而朝廷坐困之於貧賤幽楚之中遂激
而走險以致難於君父此富鄭公所以欲乞臣
僚采訪作草澤遺逸薦於朝廷隨其所能量加
恩命蘇文忠願采唐之舊使五路監司郡守共
選士人有才力過人不能從事科舉者使得出
比任子不以流外限其所至也苟舍此而有奸

異之民爲惑亂之術漢之大賢良師宋之彌勒出世其人固無能爲也所習不過符水療病之說五龍滴淚之經或以白土爲書或刺福字於背意在誑民而材智短劣未足以煩六師之張皇也不過嚴端公太保降神書符之禁而事已治矣夫立寬科以收俊異嚴國法以懲妖亂則天下之盜賊何自而生即有不虞爲之衡量之於招降窮治之間以致其威惠夏書之言不尤信乎

備倭議

備倭之道有三一曰嚴海防二曰修戰艦三曰禁通市夫人而知之也然而海防之嚴貴於得地不貴於分勢戰艦之修貴於大集不貴於散處通市之禁貴於繩民以生不貴於與民以法非深其道者不能察也往者倭患之劇八閩爲甚已而流禍於江浙淮揚患遂不支議者始兢兢海上矣然視要設防自湯信國築五十九城周江夏築十六城之後他如正統時之焦侍郎

弘景泰時之薛尚書希璉各據重守險要其閫
地之所防惟烽火門日南山灣嶼三寨是以兵
衆而力聚後則倭患屢作廢海上之固防募民
間之舟師分五寨以守十六澳爲備太廣全力
愈分此譚中丞綸所以欲復五水寨之舊以舊
設三䑸爲正兵增設銅山小埕二䑸爲奇兵分
信地明斥堠嚴會哨也倭之海艚與中國之樓
船不敵苟其戰之於陸則盡天下之選兵不足
以縛一魁頭之長惟其備之於海則爲戰之術

無他奇巧不過知風候齊號令以大舟勝小舟多舟勝少舟耳此趙文華所以調土漢狼達兵數十萬倭不得退而州胡貴廣山東西河南北之間騷然煩敝羣盜大起俞參將大猷大治戰船即不待痛而服也中華之人與海夷爲市利其金寶而奸商與貴官家復相倚爲惡以沒番人之貨番人索之不得則盤踞海洋華人之黠者爲之鄉道遂肆剽刦於海上此當時汪五峰毛海峰諸人所以身爲舶王攻畧城邑朱中丞

執憤切上章鐫暴通番貴官之罪雖九死而不顧也夫三者之利害既洞然矣然後下令曰其塞水兵若干船若干把總將之總兵總督督之賊少使自爲戰賊衆合力夾攻擊來賊爲元功擊去賊次之失不擊者各以信地爲罪又下令曰各府船隻編定爲號明立保伍聽於近便海岸從宜生理有勾誘番人者亟誅無赦蓋倭人之產僅有刀扇非若安南占城暹羅諸國之有胡椒象牙蘇木等物棄而不與爲市則抽分之

利所減甚廉而爲之上者又分樹將領與之生息海上之兵但知土物之安而不尚番人之貲此安靖之上效也且未汛之先總會南臺合營團操汛期且至則分地哨守汛畢復集久之而熟夷人之要害悉主客之情形即有不虞如劉廣寧之帥遼東行視金線島有堝曰望海可俯瞰諸島營屯之以控海而魚貫之賊困於蛇陳李中丞視事江北與倭遇於白浦部諸將防巡令毋得過天長瓜儀而身率青沂邳宰當泰州

之衝命海防游擊躡賊行必致之廟灣而俘斬

殆盡蓋無之乎不勝也

正風俗議

風俗之不古也士子爲甚逆璫之鼠獻諂造祠者倡於松江奴酋之横開城乞降者見於永平於是天下爭言士子之變淪胥已極幾甚於堯時之洪水周初之猛獸要之此其人不足以謂之士子也其人雖含氣之屬久絶於生民之理名之以人而人不與歸之其地而地不受苟猶列而謂之士子則天下之爲士子者懼矣天下之爲士子者懼則周公孔子之道殆將絶矣故

亂賊子僅見愚不忍繫於學較之辱而深爲風俗之憂嗟乎言風俗而天下之士益有不可道矣南畝之民而王者之飾庶人之妾而帝后之服昔人之所太息而傷其已甚也雖然此猶其小者也歌娼舞女擬佩狄於夫人黃冠緇流雜儀頌於搢帶昔人所不及見而今加之者也雖然此猶其小者也細民不厭糠粃而富貴之家以養鵞鶩士人不飽稻粱而巨室之有餘者以瘞土坎尤昔人所以悼衆世之無可如何而今

食不反者也雖然此猶其小者也擊鐘而食者
一器之玩足以窮天下之觀而貧者不能有葉
席之蔽重屋而處者刻鏤之地足以備窈窕之
居而弱者不能有妻子之聚昔人所謂天之不
弔未有如斯者也雖然此猶其小者也夫風俗
若此而猶以為小而不足憂則如何而然後謂
之可憂乎愚之所憂者人心是也今日之人心
莫患乎諱道學之名而指六經為迂濶不樂聞
封疆之急而幸目前為苟安夫唐自安史之難

河朔之人心願爲强藩用而不願爲唐室用其
所謂勁悍果敢之氣一也而亂臣驅之則前主
師招之不至彼葢素不聞忠義以爲固然而不
惑也則爲今日太平之計欲使風俗之正亦教
之以忠義而已矣夫忠義者人之所皆知而人
皆不知所以用之上之人苟示以風厲之權而
明其賞罰之道行之於學校而學校安行之於
四海而四海服則草野之人各有國家之責而
奮然不顧其所往一舉而逐留內之虜再舉而

復破殘之縣見之詩書者有魯公泮宮之仁彰之撻伐者然後有宣王六月之武則聖賢之道足以折衝萬里而行於無事矣彼二三不類之人尚當爲匪醜之怨何足以煩當事之詔戒哉

海防議

蘇州沿海之地其所謂險要之大者以一郡言之常熟之福山港白茆塘太倉之劉家河七丫港嘉定之吳淞江黃窯港是也以一邑言之長洲之泖湖吳江之鶯河吳縣之太湖是也以言其次福山西有三丈浦斜橋東有許浦金涇劉家河北有新塘浪港茜涇吳淞江南有寶山東有老鸛嘴均之為險要而不可以無備也是故有事於外防則設戰艦列舟師如賊自東南而

來必繇寶山吳淞江宜發艦一艅泊於吳家沙以堵截之賊自東北而來必繇三沙劉家湖宜發船一艅泊於營前沙以堵截之而各信地時爲策應則寇不敢竊瞰矣有事乎內防風汛時月吳淞水兵統發勝墩平望以防嘉興之突犯吳縣水兵統發太湖以防蠡里之突犯長洲圌結水兵統發周莊以防泖湖之突犯而本府復爲應援蓋海邊之防福山爲最腹裏之防勝墩爲最而吳淞尤水陸之要衝蘇松之咽喉提兵

南向可以援金山之急揚帆北哨可以扼長江之險故特設副總兵以鎮之而當事者又周行海壖以議防守外洋則備水兵港議之間有沙磧之地賊可登岸兵難泊舟者又備陸兵大之則圌山游兵把總駐劄營前沙會哨於江北吳淞遊兵把總駐劄竹箔沙會哨於洋山常鎮參將統水陸兵據江海之交鎮守於楊舍而小之則川沙柘林之堡南滙青村之所不遠六十里皆練兵以為守至於分外分撥彼此夾攻常熟

太倉嘉定之兵勇太鎮二衛之原練哲子軍兵可時分遣而崑山之千墩清洋江亦應有屯駐其上策在於出海會哨毋使入港中策在於循塘距守毋使登岸下策在於出水列陣毋使近城若不得已而守城則爲無策矣雖然此猶以近地之事言也若以海之大勢論之舟山諸山非兩浙之屏捍乎崇明諸沙非三吳之屏捍乎洋山非浙直之交適中之地乎陳錢非中國海山之盡處乎　國初沿海每衛各造大青風尖

八槳等船百餘出洋哨守海門諸島皆有烽燧後弛其令而僅有港交之列船浙東於定海浙西於乍浦蘇州於吳淞等處泊舟防海皆未得其地勢故議者欲分番乍浦之船以守海上洋山蘇松之船以守馬蹟定海之船以守大衢而陳錢諸島係賊衢三路之要則當屯泊大兵防賊截殺使不得過今者舉而加之意焉遠洋之哨賊近洋之擊賊百未有一失也

救荒議

荒政之始葢見於黎民阻饑舜命后稷而詳普於生民之詩及乎成周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而其制度錯見於六官於是札喪凶荒戹窮爲一書然自周言之太宰以九式均節物用三曰喪荒之式又遺人掌縣鄙之委積以待凶荒大司徒又以薄征散利凡諸侯莫不有委積焉凶荒之歲則爲符信發粟賑濟而未嘗講於斂散輕重之法矦甸采衞皆有餽遺而不至

穀價之勇貴王道蓋其盛也春秋戰國之世始
有乞糴之舉而管子輕重一篇則多言籠致之
術而不明於太公之道故後代言救荒者惟李
悝平糴之法尚矣然以時而變其法轉阻求其
通行無弊竊甚難之間嘗讀史私心所慕敎者
於宋有兩人焉富鄭公之在青州也河溯大水
民流京東公出榜要路令饑民散入村落移所
部豐稔者三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
廪隨所在貯之各因坊材擇寺廟及公私空屋

又因三巖爲窟室以處流民富民不得擅陂澤之利分遣寄居閑官往主其事間有健吏募流民中有曾爲吏胥走隸者皆給其食令供簿書給納守禦之役借民倉以貯擇地爲場掘溝爲限與流民給三日一支比麥熟人給路糧遣歸趙清獻知越州兩浙旱蝗諸州皆禁增米價公獨榜衢路令有米者增價糶之於是諸州米商輻輳詣越米價更賤民無饑死者此二法固至今亦可行也葢物價痛抑之反貴而米粟之用

複足以制人之生死故善爲措置者但當使其物日集則價自日殺而飲食之具周於民間百姓之所仰給者在上之賑貸而出之官府行之吏胥則因緣爲姦貧民不得享半菽之利故以實心行政者務身親之使其利足以及人而不畏其煩苦不貪其美名漢之武宣或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或詔民以車船載穀入關毋得用傳實有得於周官之意焉不然爲小惠而如新莽之煑米爲酪爲峻法而如五季之括民間粟

名雖救人實殺之也

江防議

今之議江防者首督前沙次靖江江陰又次爪儀京口此天下共明之勢也然而有二慮焉海船入江必繇崇明南北二路小舟繇搧擔三沙而行大舟繇竹箔宋信嘴而行二路堵截更無入江之路故崇明者天生之以鎖江之水戸者也京口雖係江南諸郡咽喉而沿江南岸疊嶂如屏潤州秣陵之間夾岡險陂無港可達從古寇犯金陵未有繇此以進者獨從通泰登陸循

江北內地而行屯兵六合分師渡蕪湖采石走
太平而北此地勢之便事之莫測者也然前之
所言人之所備後之所言人之所不及備防江
者尤未可以拘牽而不問也故向之建議者設
將官結水寨分守於今之兩岍而海口入江之
處止以崇明官兵禦之游兵都司應援之非計
之得也盍以江南北之兵船分番互出常以一
半至海口協守崇明南北二路則舟眾力齊賊
不能入江矣又盍重江北而防之於通州泰州

之間則賊不敢避實擊虛矣夫惟明此二者而
後廖角嘴營前沙之爲第一重狼山福山之爲
第一重周家橋之於順江洲新洲爲二重以門
戶之嚴成堂奥之固三門會哨防視春汛於是
江中之寇無委於岸上之所司岸上之寇無委
於江中之所司操巡督發江船進內港以協捕
巡撫督發哨船出外江以策應賊若過營前沙
則江南江北出援翼擊及他處皆然我兵有增
無限賊兵有限無增而禾洲之設兵防守又以

江上洲田供給新兵雖充國湟中之屯未或過焉三山圖山互相接應雖世忠江中之師未或過焉則以之保留都衛

孝陵長江萬里得其完策可無倉皇而守金焦之南岸矣

東南水利議

永樂之元年　詔戶尚書夏原吉治水江南復
以水利集賜之使講究拯治之法尚書原吉奏
以為浙江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嘉湖常三郡土
田下者少高者多環以太湖綿亘五百餘里納
杭湖宣歙諸州之水散注壁山等湖以入山荊
頃為浦港湮塞滙流漲溢治法要在濬滌吳松
諸浦港泄其壅遏以入于海宣德之時況刺史
鍾言蘇松嘉湖之地其湖有六曰太湖傍山楊

城昆承沙湖尚湖聯屬三千餘里其水東南出
嘉定吳淞江東出昆山劉家港東北出常熟白
茆港年久不通乞遣大臣督各府縣官於農隙
時發民疏濬於是通而言之者無不以吳淞白
茆爲急汪刺史濟之議開白茆等塘也挑濬青
墩浦横歷塘其五六十里以通之鑿三堰通鮎
魚口而水得歸海崔中丞恭督工濬江分爲三
段有夏尸界白鶴江卞家渡莊家涇之挑濬而
曹家溝蒲滙塘新涇大營浦諸水無不浚治至

今民曰漕港爲都臺浦則明德之志也濾理多方而爲術有要無過於胡御史體乾之六策矣其言曰開洩水之川濬容水之湖殺上流之勢決下流之壑挑潮漲之沙立治田之規而又請專設督理之官嗚呼盡之矣然而禹貢之道雖存謗書之來可懼則當不避嫌怨以圖成功若李尚書克嗣之尋訪淤塞故道正世家之所據盡心所事不辭煩苦凡椿木畚揷給賞顧直之需取諸帑之羨餘可法也開濬之費取之官無

取之民若海中丞瑞之請量留各處贓罰漕糧二十萬石折銀濟工可法也費有所不支則當權宜變化以求其濟若何中丞鑑之請以免軍諸費免役治其地即役其地之人分地程工分工賦糧使官賴民力民受官濟用米二十八萬石入二十五萬而衆不為勞可法也蓋浙西蘇松諸郡之水其源皆出天目昔之人言之矣水之枝節多岐而自瀏港吳淞二派最大昔之人又辨之矣故遞修之令時見於明詔責成之說

嘗出於敕書有謂巡鹽御史當理蘇松水利而兼及浙江水利僉事當行於浙江而兼及直隸有謂諸郡地瀕大湖水利廢興乞添設工部官管理凡以致重其事也誠先此二派而餘以次修則藏村漑金壇溧港漑武進芙郁通波漑青浦顧浦吳塘漑嘉定大瓦等浦漑崑山之東許浦等塘漑常熟之北關壠支河漑廣葭傳無不在其中矣

屯田策

屯田非始於趙充國也漢文之時鼂錯請募民徙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省輸將之費寡及乎武帝自敦煌至鹽澤往往起亭輪臺渠犂皆有田卒繇是觀之屯田非充國創爲明矣然輪臺去長安萬里漢武征和中桑弘羊與丞相御史請屯以威西域而武帝下詔弗從趙充國上留屯田十二便宣帝以書報之慮及於虜聞兵罷相聚擾田繇是觀之議屯之難即見於行屯之時

非至今日而始僤一發明矣　國家屯制較古
爲盛洪武之世臨濠有屯戍兩廣者往耕之寧
夏四川有屯船城埨灘之間置重將焉太原朔
州諸屯弗詳其入雲南定邊姚安畢節諸屯緩
其歲輸遼左之地議屯閩海運之不繼也一片
石諸關議屯慮守關士卒之游放也
列聖繼之嘗詔大臣往北京整理屯種矣嘗詔
給陝西山東諸屯之官牛耕器也河南諸屯被
兵瞻卒則申誡焉山海至薊州諸軍究修屯則

遼宫經理矣蓋考其跡則閑地皆屯論其制則以十爲率三守城七屯種觀遼東之一萬一千三百八十六頃可以槪外觀浙東西之二千二百七十四頃可以槪內俾地勢而盡物力亦云至矣沿久而其敗日見何哉或曰鹽法未復歟勢家莊田爲害歟屯丁不實歟管屯者不巡阡陌典屯者徒信簿書歟數者皆病屯之端也然知之而不卽復何也則又有建議者曰淮南沮洳之地不可棄也揚州之水田賤穎壽之陸田

輕罰立法以就功緒之射陽之湖澤壽州之芍陂也而天下莫之應也則試起而策楚之荊襄中州之唐鄧羊祜墾襄陽田八百餘頃杜預激用滍淯諸水以浸原田不有成跡乎而天下莫之應也則請䇿邊塞東起遼東西盡甘涼非古屯地乎唐之韓重華於代北開營田得粟二十萬石省度支錢二千餘萬緡立屯以來未有如此大利者舉而行之因其舊壞而天下終莫之應也其不應者何不能也夫所謂不能者時弗

若斂抑地太廣斂若言夫時東漢之末民棄農業州里蕭條曹操從棗祗之議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萬斛曹操能行之於大亂之時而謂此法不可通於隆平之日必不信也若言夫地元之屯田西自山西南至保定河間北抵檀順東至遷民鎮無不有屯分司農司法虎膽舉元不病地之浩大難理而今病之必不信也前代之屯止數郡而治國家屯徧天下而反弊前代之屯或用兵或用民於軍政外各立一官而治國

家卽以守禦兼耕穫法最簡易而反獘前代之
主屯者官或止都尉中郞而治今重以監督而
反弊令之寄於前者凡三而效之及前者無一
有欲一反而大興革之必有其本矣後唐田敬
洙請修白水塘溉田以實邊馮延巳以爲便李
德明因請大闢曠土爲屯田修復所在渠塘堙
廢者吏因緣侵擾大興力役奪民田甚衆此開
屯以傷國者也宋端拱時分命陳恕樊知古爲
營田使恕密奏戍卒游惰仰食縣官一旦使冬

被甲兵春執耒耜恐變生不測其事乃止此沮
屯以傷國者也今天下之人多修陳恕之術者
也愚不虞其開屯而虞其混屯然沮之不可開
之未能道豈中立乎宋孟珙之知夔州也其言
口不擇險要立砦柵難責兵以衛民不集流離
安耕種難責民以養兵於是制置屯田調夫募
農為屯二十益為夷狄有屯非屯夷不乘間入
乎　國朝成化中陝西荆襄唐鄧間川谷縣千
里飢民逋聚者百萬周洪謨著論以為東晉時

廬松滋之民流至荆川者僑置松滋縣於荆江之南陝西雍州之民流至襄陽者僑置南雍州於襄水之側時乃寧謐今之流民苟善撫之皆齊民也不行其說民大剽亂後李賓援以上請原傑遵行之大會湖陝河南三省藩臬官爵才分編籍流民得十二萬三千餘戶皆給以閒曠田令開墾供賦建郡縣以治之民乃大寧不復滋劉李二盜之亂此不主于屯而有似於屯蓋爲流民而闢田非因民安所歸不揭竿而爲大盜

乎令天下之患莫大於夷狄盜賊則事亦莫急於屯日夜迫切議而不得其術將告所謂郭斐韓李豈遂絕跡於天下歟宋張闡有言屯田之害非田不可耕無耕田之民也先臣丘濬亦云欲收耕田之利必先去擾田之害夫擾田者何人乎官非其官而吏非其吏公田私田兩無所處也是故屯田雖天下之大務實言之不過一良有司之職守何則建始用李庭芝而法行河南去劉福而事靖前史具列之矣